

## 第四十八回 江進喜存心探主 劉燕王集款進京

卻說布政司秦承思想起奪婚事情，大怒，立起身對太郡曰：「爾休破口傷人！爾當初自恃勢力大，太兇惡，爾子與皇甫公子比箭定婚，不思自己沒本事，不能全中，反怪他人全射，卻又存心險惡，小春庭放火害人，皇甫公子幸得逃脫。爾又串通國丈，舉薦皇甫敬征番，教彭如澤冒奏，言皇甫元帥降番，引路攻城，差官捉元帥家眷。幸皇甫公子知風逃走，改名換姓，投軍掛帥，大破妖術，屢勝番兵。爾夫察知是公子改名，寫書通番，教番帥斬皇甫元帥，使公子恨死；爾夫即欲遣奸黨征番詐敗，引番軍進京，伊即開城迎接，共奪元朝天下。幸喜天子洪福，書信到日，被皇甫公子所奪，奏知天子，天子差官在國丈府中搜出彭如澤冒奏皇甫元帥降番密書。朝廷大怒，拿爾夫全家，禁在天牢，又差官往山東擒捉彭如澤：命巡撫並下，欽差到此捉拿家眷，此係叛逆，到京一同處斬。這是天理昭彰，訟報應不爽。爾們自己害人，因何詐為不知，反罵聖上，不怕穢口！」太郡聞言方悔，早知丈夫通番，不該說此話。武士動手，上了鐐肘囚車。打入內衙，並無人影，欽差問曰：「劉府有甚親人逃走，可速緝拿。」府縣官曰：「劉侯家中只有太郡，此外並無親人。」欽差曰：「既如此，可把家財充庫。」地方官盡把家財登記上單，發下充庫，封鎖府門，把布蓋了太郡遮羞，寄禁牢五日後起程。知府請欽差到府飲酒。

且說江進喜因往返耽擱，午時方回，遙見自己府門，並無人影，心疑何故如此冷靜？及上前，見府門封鎖，又有封戍，乃是雲州府印記，漿水未乾，尋思莫非我被鬼迷，不認的門戶或太郡移居別處？怎麼半日光景，便這等變遷？正疑惑間，恰見本街有個開茶館的鄧九通，年方二十餘，平日亦江進喜好友。進喜向前扯住問曰：「我家男女往哪裡去了？」鄧九通曰：「且到裡面說明。」即引到府，內廳坐下。鄧九通曰：「賢弟幸無被擒。」江進喜曰：「我早間奉太郡差往鄉間公幹才何，卻不知何事被擒？」鄧九通又問曰：「令堂可避走否？」江進喜曰：「家母目前日往姨娘庵中探病，不在府中。」鄧九通大喜曰：「人道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賢弟母子無事，日後必有好處。方才欽差同地方官領人馬前來，把路口截住，不許閒人往來，入內擒捉家眷。有兩個御林軍到我店中借坐，我問他，方知是皇甫少華改名王少甫投軍掛帥，殺敗番寇，父子回朝。爾家國丈寫書通番謀反，書信恰被王元帥擒捉，解奏朝廷。天子發怒，立拿爾國丈並在京親人，盡行囚禁天牢，又到此擒捉家眷進京，即便處斬。我恐爾母子被擒，今幸無事。」江進喜垂淚曰：「我受劉家十餘年大恩，今欲進牢探望太郡，又無分文，如何是好？」鄧九通驚曰：「這是反叛大罪，爾若進牢，豈不一網打盡。」江進喜曰：「我還要進京料理國丈後事，方才心安。奈萬里路途，盤費斷絕，如之奈何？」鄧九通曰：「難得爾念舊報恩，待我今晚會集眾兄弟，捐助銀兩，以為盤費。」江進喜謝恩曰：「如此感恩不淺，只是以速為妙。」鄧九通曰：「今晚即便定著，來早爾來取銀便是。但爾路上為行，須要仔細，不可被官兵拿去。」江進喜曰：「我非劉家親人，難以拖累。」遂出門向顧家進發，心思但願皇甫爵主開赦國丈十天性命，我便感恩，我先報崔家、顧家，必有銀兩相助。一直趕到崔府，進內恰遇梅姑娘和太太在後堂閒話，江進喜跪下哭曰：「可憐我家太郡，被欽差拿禁天牢，府門封鎖。」太太、梅姑娘大驚問曰：「你且說來，為著何事，如此利害？」江進喜起來，就把鄧九通言語說明。崔太太泣曰：「可憐賢妹，年高受此苦楚。梅姑娘亦暗哭曰：「太郡使我母女得所，不料受此慘刑。」又曰：「爾可速報顧府知道，他是官家，便可進獄探太郡事體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小的亦要進京料理國丈後事，今當煩舅老爺打聽，方好起身。」太太曰：「真真知恩，後來必有好處。」江進喜出門，急忙到顧家，入內適值顧家兄弟並二妯娌皆埋怨悲泣。顧宏業曰：「待我進城探訪，便知端的。江進喜且在此待我回報消息。」言訖，上轎進城。江進喜便飽餐伺候。

停了一會，顧宏業回曰，我先見本縣，果是通番敗露，三日後差官要從早路進京。後又入牢去見舍妹，奈此案係是反叛事情，難以相救，滿門必死。諒舍妹夫門生不少，後事自有人料理，只混萬里長途；無人前去服侍，心中不安。」江進喜泣曰：「小人受劉府恩深，必要進京活祭，方得心安。」顧宏業曰：「難得尚你如此仗義真是罕有。」江進喜辭別出門，一氣趕到萬緣庵內。江三嫂笑曰：「爾哪有閒功夫一日到此二次？」江進喜曰：「方才戲說皇甫公子出頭做官，不料今已天從人願。」江三嫂問曰：「這是何說？」江進喜說明前事，孟小姐已死，小姐就是王室夫人了，因此特來報知，劉小姐聞言；悲喜交集，流淚曰：「皇甫郎，我為爾守貞節，受了兩年辛苦，只道今生不得脫此苦海，幸你有能，救父回朝，卻又反害吾全家性命！雖是我二哥不是，爾亦當念著奴家情面。我父母若死，我與爾有不共戴天之仇，還有何顏與你結親！」又對江三嫂曰：「太郡雖待我情薄，亦是嫡母名份，若往受刀，我心怎忍！記得前日生母托夢，教我若求得貴人訂婚，後來便可救得全家性命，此言亦該應驗。我意欲進京，面求皇甫郎，只將二哥處治報怨，我父母滿門須當饒赦。若是皇甫郎絕情不從，皇后雖死，我亦是皇姨，應上殿面君請旨，代父母受刑！聖上倘再不肯，我即觸死於金鑾殿上；落得萬古流芳。望三嫂全終；同我進京見皇甫郎求情。況爾母子小春庭救命，有恩於彼，皇甫郎必然感激，收留你母子亦享富貴。未知爾母子肯同往否？」江三嫂曰：「我亦欲往，奈無路費，如何去得？」江進喜曰：「我方才在府中，好歹搶些零物，便可為路費。今身上分文俱無，但我受恩深重，縱求乞亦要進京，收拾國丈屍首，方遂我心願。但得小姐同去，親求皇甫家父子，或者肯饒了國丈性命，亦未可知。只是小姐弓鞋短小，若與家母同往，須從水路，又恐有風浪耽擱，緩不及事；且三人同行，路費更多，愁難措辦。」燕玉曰：「我前日首飾被盜之時，尚有頭上現戴首飾並雙銀釵，約可賣銀十餘兩，便可作路費。」江進喜曰：「三人船稍飯食，至少亦須三四兩銀方足，無濟於事。」劉燕玉哀求曰：「若不得到京，我便投江死，陰魂亦得導滿門相會，以盡孝心。爾母子須再受我這一次累；我就在九泉下底佑爾母子日後富貴無窮。就此下禮，求爾母子施恩同往。」說罷，遂向江三嫂母子跪下，連連叩頭，驚得江三嫂母子手足無措，一同詭下曰：「小姐行此禮，折我母子陽壽。」

三人拜畢，適遇梵尼姑入內，問知緣故，贊曰：「難得小姐孝心，若能到京，皇甫父子必定作情寬恕，母子亦有好處。我在此亦是無出息，當初我夫死，出家為尼，尚存有些首飾，亦值銀十餘兩，我便隨你們進京，亦好募化，可免在此受苦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姨娘同往極好，候小姐完親後，即建造庵院，與爾參修。」劉燕玉曰：「你若肯同往，我當教丈夫薦爾到大庵為住持，奴家自有照顧，答爾厚恩。今可速將首飾交與進喜賣銀兩，來日就好僱船。趁今欽差未到京城，我們先到方為有益，若被他先到，我枉費工夫。」梵尼稱是，即往見善靈，說明劉小姐破家事情，道：「弟子不識經典，又不能做女工，在此無用，意欲同進京城，募化大施主。」善靈尋思，梵尼如此庸才在亦無用。遂答曰：「爾此言亦是有理，京城大去處，有大施主亦未可知。」梵尼拜畢，取了首飾，交付劉小姐，遂包做二包，江三嫂亦忙炒熟餘飯，與江進喜飽餐。只見善靈進來與江進喜曰：「江大叔，爾既在大事，我且先回。」

爾須移別處，免得連累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師父不必憂慮，我等來早便要進京，決無連累。本要與師父說明。」善靈曰：「如此極好。」隨即退出，暗思此三人真是欲死，自投羅網。

且說江進喜帶了首飾出門，自思崔太太是太郡親家，梅姑娘母女乃是太郡作成，今又生孫，全家正在喜悅，豈無銀兩助我進京？即趕赴崔家進發。江進喜入內，泣曰：「小的雖無盜費，便沿途求乞，亦要進京服侍國丈等後事。」崔太太曰：「爾乃有義。」即取五兩銀子交江進喜。梅姑娘亦取二包銀子，低聲曰：「我母女受太郡大恩，但恨無力報答，這六兩銀子與你作路費。」江進喜稱謝出門，奔到顧家，進內恰遇顧宏業外出，二位夫人在家談論劉府慘禍之事。江進喜哭訴欲進京奈無路費；二妯娌傷感，各賞銀五兩。江進喜叩謝，趕到鄧九通店中。按鄧九通自昨早遍請十四五個好友捐銀，眾友喜從，用一紙單題名並助贊多少，早間俱來交銀，共二十餘兩。江進喜看過名單，收下銀兩，向眾友跪謝曰：「多蒙列位資助厚情，若有出頭日子，誓當厚報。」眾友扶起曰：「平日承弟兄雅愛，恨我等力微，些些銀兩，何必言謝。未知幾時登程？」江進喜曰：「我立要起程，且家母、姨母同一表妹俱要隨我水路進京。」內有一友廖福曰：「僱船之事，我極熟識，未知船曾定否？」眾友齊聲曰：「廖兄船戶極熟。」江進喜大悅，即取五兩銀子，交付廖福曰：「就煩兄長租船為定。」江進喜急欲入城變賣首飾，忽轉念曰：「今這路費已足，這些舊首飾乃是陳物，若變賣即是壞物之價，不若帶往路上，緩急變賣未遲。」主意定了，遂回鄧九通店內。

不須臾，廖福笑嘻嘻回來曰：「事有湊巧，有二位北京商人，買了許多藥材，僱一隻大船裝載回京。那兩個客商年近五旬餘，面貌誠實。梢公再租四五人空身男女，少停便要揚帆。我與他議定兩副鋪蓋、四個人，租下後艙，飯食並船租每日銀二錢，特同爾觀看；中意即交便是，隨把銀兩交還。」江進喜一同來到江邊下船，先與那兩個客商說明：「我母親、姨娘並表妹四人，要望老相公提攜進京。」兩客商曰：「現有後艙，四人足可安身。」江進喜曰：「船艙寬大。」遂交足銀子。梢公曰：「立刻要開船，爾須速來，不可遲延！」江進喜稱是上岸，別了廖福，趕回萬緣庵。遙見江三嫂立在庵前招手；江進喜急奔向前，一同進內。江三嫂埋怨曰：「爾昨夜不歸，累我等一夜不眠，只道爾被府縣捉去。」劉燕玉並梵尼曰：「爾無事回來，令人歡喜。」江進喜把首飾並四十餘兩碎銀放在桌上，眾人驚喜問曰：「首飾未賣，銀兩從何而來？」江進喜說明前事；笑曰：「這些銀兩好似募化一般。」劉燕玉贊曰：「難得爾費盡心力，日後必當厚報。」江進喜曰：「我母子受劉府十九年恩，恨不能替得。今可速收鋪蓋，待我喚轎與小姐坐，就好下船。」劉燕玉曰：「虧你能幹，須當飽飯，方往僱轎。」江進喜急忙飽餐，劉燕玉、江三嫂忙收拾物件，梵尼亦去收拾。

江進喜即去僱一乘小轎，並買香燭回來。劉燕玉便到佛前拈香祝告，早得到京救父。後入內把衣服什物收下扁箱，江進喜將箱縛於轎後。可憐劉小姐只穿一領舊青衣，即秤五錢銀子，用紅紙包好曰：「這五錢銀子可謝善靈，好得起身。」江三嫂忙奪住曰：「小姐好不失算！我們至此二年，受他欺侮，今要進京，已脫離虎口，何故謝他？」劉小姐曰：「善靈貪銀，我起身他背後必念咒語，言我等吝嗇。好歹亦不在此銀也，買他歡喜，亦算有始有終。」江進喜贊曰：「小姐寬洪，五錢與他何妨。」江三嫂恨恨，方才放手。江進喜背了二副鋪蓋，一同來到善靈房中。梵如拜辭師交並眾師兄，劉小姐上前，將銀送上曰：「一向多蒙師父厚德，今因乏銀，只這五錢銀，權為毛茶之敬，乞勿嫌薄。」善靈大喜：雙手來接銀子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